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

豐山王　棠勿翁氏彙訂

潁州甯世簪觀齋

楚陽王熹儒歙州

洪源洪嘉植去蕪

岑川程　增蝶莊　參校

世界

楞嚴經云富樓那云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

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
成異異彼所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
異如是擾亂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
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
無異同眞有爲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
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
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
而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
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爲巨海乾爲洲潭以是義故彼大
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

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王子曰宋儒論混沌或以理斷或以數推大約不離水火爲害而水爲尤甚釋典則言世界之生由於人心之妄予則謂若無世界佛亦無從說法矣然其論水火處亦可相發明

天地止有三行

疑耀云西儈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邵子之言也歧

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地即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其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將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

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天日者火也蓋日圍寬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溢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爲天地也列禦寇之言非誕也予讀疑耀知後世又有此等議論故並錄之

人身一天地

王逵筆疇云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而

天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衍焉始為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九經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

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　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

八百四十五字　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共計之不滿五十萬字歐陽公常以此勸人讀每日讀一千不及二年可周漢人云三十而五經立蓋古人讀書皆有定限

先天圓圖

熊相國下學堂劄記云六十四卦只是一個陰陽消長之理以先天圓圖言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姤至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皆有其漸莫不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爲二陽

臨又八變而爲三陽泰又三變而爲四陽大壯又一變而爲五陽夬而極而爲乾此陽之進也陽之進即是陰之退陰始於姤之初二十六變而爲二陰遯又八變而爲三陰否又三變而爲四陰觀又一變而爲五陰剝而極而爲坤此陰之進也陰之進即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即陰之退數陰之進數即陽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定之勢必然之理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姤至升二十陰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訟至師二十八陰臨至復二十八陽遯至謙二十八陰泰至乾三十六陽否至坤三十六陰進之數也復至無妄二十八陰姤至升

二十八陽明夷至同人二十陰訟至師二十陽臨至履
二十陰遯至謙二十陽泰至乾十二陰否至坤十二陽
退之數也此進之緩即彼退之緩此進之速即彼退之
速此進數之少之多即彼退數之少之多無有二也然
自復至乾爲陽之長自姤至坤爲陽之消自姤至坤爲
陰之長自復至乾爲陰之消一消一長有大界限萬物
共一陰陽也而一消一長之中又各有界限消而長長
而消爲消爲長之不一一物各一陰陽也以言乎長陽
自復始陰自姤始一長而三三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
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二二長而

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四四長而極乾坤是也長極而消得姤復焉以言乎消陽自姤始陰自復始五消而三三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二二消而盡乾坤是也消極而長得復姤焉一消一長一長一消長中有長長中有消消中有消消中有長自然而然不待安排布置者也合而言之自復至乾百一十二陽陽中陽也八十陰陽中陰也自姤至坤百一十二陰陰中陰也八十陽陰中陽也百九十二陽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二

陰總一太極推而至於百千萬億之陽總一陽百千萬億之陰總一陰百千萬億之陽之陰總一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陰陽易也所以陰陽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六十四卦

帝王世紀曰炎帝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曰西伯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揚子雲言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孔穎達周易疏曰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

於神明而生蓍謂伏羲也又繫辭之論用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太昊始有蓍筮則伏羲重卦明矣穎達以爲王弼以伏羲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淮南子亦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不然周官太卜三易二曰歸藏杜子春以爲黃帝書而其卦六十四安得與周同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
盎爷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謝謝笑語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反汗

劉更生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
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
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
是轉石也明末懋帝時政令皆犯反汗轉石之病反汗
二句譬喻奇甚

繇爻

繫辭曰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司馬遷曰文王囚而演易楊子法言曰文王重易六爻漢書楊雄傳曰文王附六爻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升之六四曰王用享於岐山謂文王也文王之追王在克商之後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箕子之囚在觀兵之時二者非文王之所及也乾鑿度曰垂皇者羲卦道演德者文通卦驗曰蒼牙通靈昌之盛蓋言卦繇辭文王作也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蓋言卦爻辭周公作也易歷三聖不言周公穎達謂父統子業故也

易理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靈樞經曰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意皆有無對待惟不言有無則道體渾然矣楚人失弓楚人得之[illegible]曰去其楚可也[illegible]曰去其人可也予謂並其得失而忘之則其心境亦渾然矣

論易

貞白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

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棠謂易有理有數言理則程言數則邵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兼二家說先儒謂言理則洞然即與吾心合吉

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窮理而精可以修身治人言數不精必將流於技術而當舍數言理也程氏論易謂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微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矣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此程氏論易曰理曰變曰象曰辭也邵氏論易謂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朱子論易謂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三家雖不同所謂辭象未有遺者豈不以理數變占其意皆存於

象與辭之內乎程氏指出易之本旨邵朱教人讀易之法學者皆當參究至於數之一字可不必致力蓋數何嘗不在理之內也

朱子周易本義

日知錄曰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

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爲一自漢以來爲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殽亂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

故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彖者卦之上下兩彖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弘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題陳輔文同考官楊守阯批曰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程子於諸卦之首備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讀本義易卷喻入而知有傳者不數人此能知之而又善作是用錄之以激勵經

生之不讀程傳者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印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寫刊行易經本義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經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足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坊刻擅改古書罔有嚴禁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今南京刊大全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謬亦易見爾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又云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

者也而易春秋尤爲繆盭以彖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爲拾瀋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爲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爲題傳爲主經爲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爲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雍懋言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爲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勅禁止上從之復程朱之書以存易當各自爲本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又曰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荃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恒也有恒然後可以無大過

游魂爲變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陳無已 師道 以游魂爲變爲輪迴之說呂仲木 柟 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

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論復有生豈前生耶呂此意論衡先已言之論衡曰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又曰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五藏不傷則智惠所藏智惠已敗矣所用爲智惠者已去矣天下無獨然之火世間安有無體獨知之精

日知錄曰精氣爲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爲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

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彝菴徐氏曰陽氣爲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昭然昭明之氣或爲溫然焄蒿之氣或爲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爲變者情狀其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邵氏寶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

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
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昧於散者其說也佛荒於聚
者其說也僊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
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
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三十六宮

唐徐凝漢宮曲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
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許渾秦樓曲秦女夢

餘仙路遙月窟風篁夜迢迢潘郎翠鳳雙飛去三十六宮閒玉簫

邵康節觀物詩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注陽卦乾三宮震坎艮各五宮合之爲十八宮陰卦坤六宮巽離兌各四宮合之爲十八宮總之得三十六宮棠按此詩論易理也人能知易便無地不悠然自得月窟是姤卦五月一陰生天根是復卦冬至一陽生極盛極衰到極處必復此處究出根由自可安身立命窮通悔吝無一而不自得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也

三十六宮包一部全易言與唐詩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另是一種門徑也

熊氏剛大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合之爲三十六宮也

姤

日知錄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

及八厨為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與於其世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大禹訓

音韻之學在昔已有不自詩三百始也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大禹之訓凡二十四字而古今敗亡無不由之後世古詩之體亦原於此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雨無正篇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為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

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徃在西京時則以徃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濱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見日知錄

什

詩文小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耳今稱詩爲佳什於義何取

鄭衛

先君楞園詩評云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廟聘之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作也夫子於鄭衛既絕其聲矣

徒又奏之朝廟未知將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馬氏曰不然季札觀周樂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皆雅樂矣使爲狹邪周樂安得有之樂師何得歌異國邪淫之詩乎嘗思古人合樂之意須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以享元侯文王大明緜興周之詩也而兩君以之相見至於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齹賦蔓草于太叔褰裳子游風雨子旗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

六詩皆朱子淫詩也然所賦或皆於叔向而趙武韓起不聞被譏則知鄭衛未始不可施於燕享

風有二義

楊升庵詩評云風有二義風教上也風氣天地也二者相爲低昂視其所勝各爲所奪人主之權勝則因其所疾反爲所美上弛其柄因於其故而日甚焉以趨於亡矣故均一岐周也文王用之而爲周南秦用之而爲秦風均一變風也唐魏變而猶儉鄭衛變而遂流有操之者也

孔孟毛鄭

樗園詩評云孔言詩一言以蔽孟言詩以意逆志毛之傳欲簡矣太少於義非一言也鄭之箋欲詳矣多違於情非意逆也

變風變雅

樗園詩評云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故初變惡俗則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初得太平則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逃死而政紛亂此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不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乎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

變風息也然則風雅之變皆王道初衰政教初失而可匡救追復冀悔其心偕之正道故變詩作也季札聞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可見王澤雖竭禮義猶存故曰變詩王道衰乃作也

變風變雅之譏刺典刑未亡冀可追悔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意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以閔世譬之疾病輕有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療虢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重必死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

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

二南

樗園詩評云周召與王之區又化所由始係采邑而不國者從商令也國曰風此何言南風居八方無處不被文王初紂東狄西旦奭之化自北而南尚未及遠且天物未改周召亦殷墟也係之南而不敢以風被之者存文志也封國千八百矣何以列十五地近而風類者依於事之巨也封險而屬於與國者統於屬之國也非項詞俾無關王政者任其缺也道遠語隔莫可稽詳者夷於荒也亦如春秋之載其大者以見志而已矣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而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棠謂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有哀字則詩序哀字亦有所本歐公本義云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不淫其色而能與左右勤其職事可以琴瑟鼓鐘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也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樂而不淫思古刺今而言不指

切故曰哀而不傷

關雎

四詩獨毛詩與經傳合如關雎正風之首三家皆以爲刺餘可知矣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襲三家之謬也

葛覃

楞園詩評國君夫人而歸寧乎法服而澣洗煩撋如里姥邨婦乎無中生有幻境不窮所謂說詩不以辭害意也撋韻平聲先

卷耳

樗園詩評人之體非貞爲之也陟岡豈婦人事蓋夫人憶文王行道之難欲其飲酒自遣又懼困於馬僕之閒耳貼文王爲妙

兎罝

樗園評讀兎罝閒才見端矣大者爲鷹揚之鈞小者彌兎罝之網見兵象之四樹也然文養之爲兎罝之咏武用之卽虎賁之誓天物將移人事先奮豈偶然哉

墨子云文王舉閎夭大顛於罝網之中授以政而西土服

本義云左傳晉郤至爲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

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畧其武夫以爲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詩以爲言如郤至之言公侯干城爲美公侯腹心爲刺

鵲巢

楞園詩評鳩性拙拙是德無非無儀故取象於鳩也

行露

楞園詩評女貞如此豈眞有強暴侵陵如所稱多露者而且至於訟獄是文王之化只可行於女子而不可行於丈夫也雀鼠淫貪借言不能穿其牖屋蓋躬行貞戒

志氣淸明已決於賦詩見志之日矣

何彼穠矣

楞園詩評國初未定謚法文考或稱平王或稱寧王毛傳釋文王是也若宏曰與諸兒是又烏足以汚召南耶

騶虞

楞園詩評此春蒐也葭蓬記其時豝豵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乎隱痛之言也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豝而取一焉明此意也左傳有六騶羣騶若山虞澤虞猶在地官七騶廄騶著之月令久矣非白虎黑文也

凱風

淵明爲孟嘉作文有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厥心孟嘉之女淵明之母也若如朱註言衛之淫風流行則凱風寒泉四字不可用矣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兩語同調

匏有苦葉

本義云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葢謂腰舟以渡水也詩人以腰匏以涉濟不問水深淺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宣夷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

山宿于干飲餞于言

干言註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有干山言山爲邢國今順德府唐山縣也則賦泉水者當爲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出姊妹而復結婚姻故衛女嫁邢耶誌此聊補注之缺

新臺

宋仁宗時講官諱講新臺仁宗云聖人刪詩義助勸戒不宜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

定之方中

桴園詩評魯僖公之思馬斯臧也本之思無邪也衛之

駃牝三千也本之秉心塞淵富庶未有不成於志者

相鼠

樗園詩評無禮卽懼之以死似誕然春秋朝會聘享執玉俯仰便決死生如趙武斷伯有之賦鶉鵲內史過斷晉侯之惰受瑞以禮爲鑒繇忽不差亦何奇也

始言儀止猶在威容終而說禮則舉全體矣按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云鼠翼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之謂之禮鼠詩亦取此也

干旄

樗園詩評馬止於四無五之六之之理言其盛也然漢

制太守駟馬也而加秩中二千石稱五馬詩曰若枌素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亦不無也

載馳

楞園詩評載馳望救也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袤芃芃則次年夏矣經歷三時四鄰不聞援恤從簡書者所以有大邦之控也其後竟得齊桓之力俾致中興夫人之識不高人遠乎

初夫人之未嫁也齊許皆求衛侯將與許夫人以傅母告曰古者諸侯之有女也所以苞苴玩弄係援於大國也今齊大而近許近境有寇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

此詩便脩此着奇奇

考槃

樗園詩評碩人列於俳優邦衆役於父執考槃君子其知所自托矣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不悶也

碩人

樗園詩評建明德者取四岳之裔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唐棣韓奕皆稱族類以見國君之尊不得棄嫡匹妾君威褻矣白華之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此之謂也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樗園詩評中郎之哭卓也文若之殉曹也子雲稱美於

新寧龜山推轂於蔡京柳州濡足於權倖皆貪甚之鴆矣

王風黍離

樗園詩評雅屬天子無正變皆雅也風屬諸侯雖二南國本之詩亦風也黍離縱節奏不同亦應附於何草不黃諸篇之下而柰何風之則周微自夷於風而姑安之耳

又云卜宅與王地舍以與人黍離始此此詩人之憂也不是徒悲宮室爲憂耳

揚之水

檮園詩評讀揚之水而知平王不復能東征也文侯之命施施然如平康之世矣猶不似揚之水忘親保仇爲已甚也春秋之義賊不討親不葬枕塊寢苫無時而釋事犬戎尚緩耳春秋不責踰國而討賊君子辭也申侯實弒幽王而置之而又親之而可乎幽王之禍由世子以申爲所出之故而動於惡今汲汲功申侯而親之而戍之則幽王之弒非平王實弒之耶

鄭風

檮園詩評宋儒泥放鄭聲一語盡去卜序而以淫奔目之不知文詞爲詩管絃爲聲鄭聲淫而志淫故在所放

豈緇衣諸什也其係鄭於王後者以為王國所依也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犬戎之變父死其難當時列侯無出鄭右者

女曰雞鳴

槎園詩評須識得勤業親賢皆是雞鳴時商量語耳若但就兩項言鄭夫婦是看仙人手中扇耳

野有蔓草

槎園詩評思君子也六卿餞韓宣子子齹首賦此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於客乎

齊風敝笱

槐園詩評既齊詩何刺乎會莊無風而有頌頌不刺故列之於此歐陽永叔謂見其惡於他傳者是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冠屨不宜同處猶兄妹不宜爲夫婦

魏風葛屨

槐園詩評要看是褊不是儉卽此縫裳一事岌岌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晷短何以長世也

伐檀

槐園詩評詩有競競用世之心陶士行運甓徐孺子自耕范仲淹居官計俸養之費與一日所爲事足相質否

則臥寢不安奉公之義也又評生而無益若處亦素餐也故西山之薇白吃不得空谷之芻亦難消受不但官祿已也

唐風蟋蟀

楞園詩評蟋蟀山有樞猶然葛屨三詩之志也君教然也亦地氣然也地瘠則其氣不生故民得於物產之薄而嗇地堅則其氣不洩故民得於天性之厚而嗇然視秦有悲傷憯戚之意焉故敦以聖賢之教而有餘乘以英雄之資而不足也

揚之水

楞園詩評不敢告人則已告人矣素衣朱襮何等服色

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篇什見之不敢告人之語直同兒戲此固有心人做晉之言如厮養卒所言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庸主碌碌不解此老一片婆心耳

昭侯無大不道之行但微弱耳桓叔借好德以市其民故國之有强封寧使其暴毋使其德可畜否叔段而不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瑕邴之彭而陳思有煮豆之泣也朱襮相從其陳橋之黃袍乎

秦風

楞園詩評秦楚皆夷不與盟會楚無風而獨錄秦下周

祚之終矣

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則大㚖知其將冇中國矣

拊髀彈箏擊缶而呼烏烏秦俗也今鼓琴瑟進於中國之音矣

秦以養馬起家以好馬開國以不辨馬亡天下奇奇

定書以秦爲殿知代周者秦刪秦風以寺人爲冠知亡秦者髙矣

此天子故封也乃作掩羣之地卽楚人弋繳對今日射兎伐狐他日以列國爲鳧雁晉楚爲澤麋周爲兕虎謀

臣策士爲媚子虞人而咸陽爲逐鹿之藪矣

兼葭

檮園詩評此係岐豐故地碩士見一片王圖付秦踐踏傷時感俗思文武成康之人一還舊觀故篇中蒹葭之望伊人卽榛苓之思美人也

終南

檮園詩評聖人刪詩錚錚於秦人車馬之盛土地之饒祝願之多連列篇中削簡之下感慨係之矣

陳風

檮園詩評錄陳存舜後也夫存堯於唐風統宋於商頌

而獨軼禹者杞諭於夷無考也然散見於周雅者三見於商頌者二是亦聖人寓亡於存之道矣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管子有掘閱得玉勾閱與穴通言掘起於穴也

豳風

樗園詩評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十五國風以是終始之見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魚麗

樗園詩評西北土厚水淺牛羊多而魚鱉少故燕以水

族爲備物

湛露

樗園詩評王者有燕有享享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殺於俎與之共食以示慈惠與享訓儉者不同蓼蕭湛露皆燕詩也不嫌重復彤弓饗詩也故曰一朝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兩露而言露者露以夜降因其夜飲故取以爲比

彤弓一朝饗之

樗園詩評錫弓矢亦有旅弓矢干獨柔彤弓從所貴也凡錫弓矢必行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上公九獻三問勞侯伯七獻再問勞子男五獻一問勞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本義云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所謂吉甫作誦皆非吉甫自作之詩所謂誦者豈得以爲詩乎詁訓未嘗以誦爲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節南山之不知何人所作家父爲作詩者所述耳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本義云哿矣二句言民無祿食天又夭害國君既不能恤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惸獨而恤之也無可奈

何反告富人此窘窮苟且之急辭朱註不取然後世荒旱皆賴富人襄助此即不必注於經而實未嘗無其事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楞園詩評漢制國有大疑則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鹽鐵之議不決遂致痞夷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皆謀匪一人議匪一日卒至啓吐番之叛開西夏之釁俱謀之不決致之也善乎司馬光曰謀貴多斷在獨此定國是者之準也

胡逝我梁

本義云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詩屢見之詩曰毋逝我梁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爲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臼之被廢又爲此言矣胡逝我梁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於蘇公之被讒其語又然考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谷風小弁夫婦父子恩絕而國家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爲言假托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俗所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

大田

甫田之詩曾孫來止是耘耔時大田曾孫來止是收穫時一耕一穫都親看過此方是能知小民之依

瞻彼洛矣

樗園詩評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爲易也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

摧古莝字也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食之以穀

小雅何草

申公曰何草不黄桓王之世伐滕杞庄薛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

楞園詩評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猶存之於雅者夫子不忍亡周之舊也

又云隰桑亦風也與采綠無以擇也緜蠻而下獨瓠葉於燕享之義庶幾之卽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黄不啻然變風乎而升於雅夫風可升於雅卽雅已自亡矣况乎其升者又其變焉者也

又云角弓十二篇類國風而列於雅何也雅天子燕享詩也迨其變也而朝廷之上織旬之間臣工士女雜附

焉臣工之附也蒙天子也士女之附也蒙臣工也相沿失而不知孔子不刪以爲借此以觀世變而立教焉夫雅之降也一降而爲六月再降而爲沔水三降而爲節南山雅降而復爲雅雅亡而亦復爲雅降與亡之極乃轉而爲春秋未始轉而爲王風矣

或云黍離而下非王風乎不知王風指王城言之也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哉且降誰降之也時王降之乎孔子刪詩自以其私意而貶天子其何以訓且雅變降而爲風則都人士諸篇音節俱肖風何不斷而升之而待盡於何草不黃也此拘儒之言也周南獨非王畿

甸之詩乎不遂入雅何也當周初盛時雅自雅而已天子有風焉則亦巍然風也與王風并焉也迨後而畿甸之詩始附於雅不然角弓諸什豈惟風變風焉已矣故世之衰也天下之風皆變而天子獨愛其變雅之名由是觀之風之敝也升而爲二雅而雅之敝也不降而爲國風矣

大雅文王

楞園詩評詩之語未有精於文王之篇者也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穆穆文王云云曰上天之載云云周公之作易也已窮數矣周公之作禮也已窮政矣其作書

入詁何烜烜也幽雅與頌渾渾乎渢渢乎字字精深蓋
自虞廷十六字之外無聞焉可謂窮天人之學已

緜緜瓜瓞

楞園詩評瓜陰物在穴亦陰物不遷於岐而即安於豳豳日與犬戎爲伍其何保大之有豳之有戎難也天贊之也公劉遇狄文王又遇狄則不窋之竄於戎其勢固至於此耳周衰者屢矣而卒以興公劉有狄難而大太王有狄難而益大有狄難而後其國益徙而南有狄難而後其民益厲而憤後世有狄惴惴焉卒削以亡悲夫雍與狄隣至春秋而猶狄秦也古公太王未必爵秩臧

於憲府其如後世㑹長焉耳今觀其創制規模固已宏遠矣

思齊

楊闇詩評王季無特咏也而見於皇矣之篇太姜無特詠也而見於思齊之篇其見之也親親也而無特咏太姜之德降任姒也王季亦然其古人不欺也夫

皇矣

楊闇詩評公劉遷邠曰思輯太王遷岐曰㨗止王季作邦曰順比安民一念家法相承

又曰舜禹以匹夫崛起誅放竄伐天下安於固然而不

以爲怪至武周始岌岌其不安且嘵嘵欲自白也武成之書皇矣之什皆此志也原數其先世之明德顯功以爲自其祖父之時已空有天下久矣然天下亦因以不靖入誥撫之而猶恐其不勝也曰天曰帝喋喋不已焉天也帝也後世一切矯誣者固不已借口哉

生民

穇園詩評歐陽攦氏老泉皆謂履帝者履高辛氏之武以行祭將事齋肅故感動之速鬼神食氣曰歆下章上帝居歆是也以降格有身何必云歆歆如有人道之感

鳧鷖

樗園詩評古者公尸不與祭畢之宴恐雜之兄弟中以褻也故特舉繹又曰復殷曰彤周曰繹繹者尋繹而復祭也旨酒嘉殽即前祼將之餘潤假享之餘羞也見盛世重親親篤祖考太平景象

卷阿

召公恐去而周公留之以爲鳴鳥之不聞也至召公留而游於卷阿乃自矢鳳凰之歌猗歟盛歟身相四朝其造於周豈淺哉

修德用賢是媚於庶人處而吉士惟王所使則是媚於天子處然必媚於下而後能得媚於上也

民勞

欂園詩評讀民勞而後知周之速敝也成王三世而問水濵四世而天下有車轍馬跡焉七世爲汾矣民力其詭隨作矣十世而爲東遷自四十九年接乎隱之元年而入春秋其王歸賵也來聘也錫命會葬也求車求金也其共主其陪隸而已然則周之爲周也其亡爲最後而其弱也最先乎

板

欂園詩評板蕩柔桑瞻卬召旻五篇與小雅節南山以下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弁巧言諸篇其憂讒

畏譏憫時病俗其事其韻格無不肖者乃獨分為小雅而僅以篇首之小別之即別之義胡取也或曰背也用背又焉取夫子刪而定之乎夫小雅未有諸侯之詩竄其中賓之初筵與抑戒胡以詰也曰贊也春秋紀邾之書紀叔姬卒卒之公弟叔肸卒卒之賢而得書體也詩非然也志二詩於淇澳不可章膺聖乎且二南豈有惡焉即豳風豈安居變之末也夫天子不賢其詩退於風諸侯賢焉其詩進於雅則道固便於纂者也即謂錄秦誓焉亦安在何草不黃與召旻之後而皆在宣王前何也安知非刺厲王之酗迷也初筵無徵矣徵諸抑而抑

[illegible]鼗也韋昭侯包之[illegible]詩失敬戒或[illegible]
諸詩序而已

蕩

漢書班固對成帝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之也式號或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多在於酒

樗園詩評帝王仁暴不必身受之然後喜怒生焉風聲所被民氣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覃及鬼方可畏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十二終

姪日獻　孫炳燦　正字